淡江時報 第 633 期

**列車　　 ?文�free-dom　 圖�洪欣雅**

**瀛苑副刊**

那是從一個無知盲目的處境，延伸一個夢的開始，也是即將把夢敲碎的開端……
  
  
一、
  
不懂在抱怨老天不公的人們，為什麼就不回頭看看，是不是被同類所拘束著？想要尋找自由的空間，卻被行程所束縛著。積極想要跳脫困境，雙手渴望握住自由，像是盪著鞦韆，渴望盪得更高，高到可以觸碰到潔白的雲朵。
  
  
那是很清涼的夏夜，燈光的燦爛，煙火的繽紛，站在擁擠的人群中，那一朵朵在夜空綻放的花朵，頓時燦爛地劃破寂靜黑夜，好美的一幅畫，在瞬間消逝無蹤。被美麗景象深深吸引住，想捕捉最動人的畫面，卻一下被黑夜吞噬掉，剩下一顆再冷清不過的心。跟隨著人們看著炫麗舞台精彩的表演，這是一種舒緩情緒的方式嗎？隨著撼動人心的超強音樂，扭動身軀；看著心儀歌手表演，大聲嘶喊著，眼神不時透露出驕傲訊息。
  
  
難道大家只是想要拋開被拘束的生活，想要擁有更多自由，所以心中拉著可以依靠的對象，即使那是夢幻的，不屬於自己的；或許這是一場空，不屬於任何人的夢。卻深深地發覺自己，真正踏足在大地上的感覺，是追逐自由的錯覺，正拉扯著疲憊的心。
  
  
夏季的天氣總是讓人摸不著頭緒，夜空飄著細雨，少了星空的陪伴，卻多了狼狽的氣息，漫步在細雨中，盈淚奪眶的淚水，和雨水混為一體滴落地面，是在自責沒掌握住那機會嗎？最後只剩黑夜在我的視線裡越來越模糊……
  
  
二、
  
一隻擁有自由之身的鳥兒，就不該只是在同一個區域飛翔，就不該一年四季都只飛同一條路線……
  
  
沒有真實的翅膀，幻想那潔白的羽毛，在空中飛翔，恣意地享受迎風的涼快、俯瞰城市的全貌。棲息在高樓的屋頂上，遙望著山的最高峰，那頭正隱藏著許多祕密等著我去發掘。
  
到達了中部，強烈的陽光照射在臉頰上，悶熱的氣流讓我覺得呼吸困難，之後逃到百貨公司閒晃，吹吹冷氣讓自己好好喘息，找個空位歇腳，點杯飲料是為了阻止枯乾的喉嚨再乾燥下去。離住處夠遠了吧！若要搭車回家要花個一、二個小時，倒是這裡，人潮聚集的地方，陌生的人與我擦身而過。我是一個毫無目標的流浪者，在人群當中或許有人是和我一樣的，但此刻也在煩惱嗎？
  
  
下午二點時刻，舞台前也聚集越來越多人了，今天舉辦的是慈善活動。當要搭車回家時，強烈的陽光已變成溫和的夕陽，帶著疲憊的身軀，每個人的人生就像是一輛列車，在每個旅途站中，會有許多人進進出出你的列車，宛如在你生命中出現的人，他們隨時都可能離開列車，到另一個旅途站，而你、我何時真心珍惜過？
  
  
三、
  
決定逃離我的列車，不斷地往反方向跑去，此刻不經意地轉頭往後看，裡頭的人茫然眼神、無助地伸出雙手，之後是黯淡色彩覆蓋了這一幕，離得越來越遠……奔跑的同時，感受到腳底板和大地重重的打擊著，汗珠滾落臉頰，閉上眼那雙翅膀試圖展開雙翅，正要起飛時，雙腳已負荷不了身軀重量，而我已安靜地闖入別人的列車，輕輕地坐在空的位置上，看見了全新的色調，展張了另一個生命。
  
  
要邁進秋天的夜風，顯得有點冷，最終還是將外套穿上，想換取些溫暖。想我已high翻了，手上的相機不停地閃著，透過相機的另一頭，沉醉於幻夢藍色的燈光中，和那深情的弦律中……猜想這山上的雲霧總是較濃密，不然的話，視線怎麼會濛濛的一片，越是想要看清楚台上人的面容，卻是越模糊，動人歌聲流連在這夜晚的遊樂區裡頭。
  
  
一度墬落冷酷的吉他聲、豪放的打鼓聲、柔和的鋼琴聲和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歌聲。像是中了酒精的毒，一片腦海昏昏沉沉的，想清醒地確定我的所在位置，沒想到是被一個低沉又不失色的嗓音喚醒，感冒引起的沙聲，卻是心疼了一下，猶如有話卻說不出的嬰兒，在表情上傳達無奈。
  
  
四、
  
進入別人的列車，手上玩弄著那張車票，上頭印著戳章，沒注意去看上頭的日期，將頭依靠在車窗，從窗子外灑進的陽光，特別溫暖，格外舒服……我想短短時間內，習慣享受新鮮感，和那等待的喜悅感。當佇足於別人的列車裡，說要離別時，是我要離開還是列車的主人要出走？是自由要脫離我？還是那根本不是我所選擇的自由？
  
  
將雜亂的書桌整理一番後，騎著一小時的路程，金黃色的天空陪伴著我，到達了目的地，天色逐漸轉暗。大家拿著手中的紙張搧啊搧，此夜還挺悶的，從大螢幕上看見，那光彩的燈光打在舞台上。
  
  
拋棄在家用功的時間，卻在這裡聞著草皮薰人的嗆鼻味，和身旁的汗臭味，心裡在想受夠了。望著一個虛弱的身軀在休息區休息著，一臉倦容，和……厭倦的表情，是厭倦沒錯，我最清楚那表情了。舞台旁的喇叭震動著整個草皮，我的雙耳也禁不起強大的打擊，往後退幾步，想轉身就走的念頭頓時浮現腦中，但我並沒這麼做，試圖還想要擁有些什麼？
  
  
心像是從高處轉回原地，失落少不了，感嘆卻多些。沒有祈求老天多給我些什麼，只是祂給予我真的太多。望著車子消逝在路的盡頭，剛才的對話和畫面，好溫馨、好感動，但結束時的話詞太殘忍，渴望趕快讓它蒸發掉吧！不然不爭氣的淚水肯定是奪眶而出，才開口說出第一句話，已哽咽不堪，淚水此刻偷偷地溜了出來，陌生的街道，是如此的陌生，陌生到讓我覺得恐懼。清楚短時間無法平息自己的情緒，就坐在階梯上，有顆很沉重的石頭壓在我胸前；有顆煩人的沙子停留在我眼裡。
  
  
五、
  
期待能再多留一會，是在做最後的掙扎嗎？手上車票的日期已到期了。或許只是個半人，心裡頭想的和實際上所做的總是相反，為何不能自然地選擇自我呢？還是只為了別人而活？成了沒有靈魂的身軀，遊走在世界某個角落。
  
  
我想我瘋了，前一晚幾乎沒睡，竟然今天還特地搭火車。身心疲倦的我，站在火車裡，眼神已放空了，頭昏到已搞不清狀況。我很堅持，但堅持到最後的結果呢？換回了無法釋懷的後果。
  
  
首先是看幾場表演，大家都盤坐在廣場中，鬧哄哄的吵雜聲，令我的頭痛更加劇烈，不過已到達了目的地，再忍一下吧！等了很久，盼了許久，或許該說放縱的我已迷失了自己，怎說？當從相機的畫面反照到自己的雙瞳時，頓時盲目了一下，腦海出現一個問題，我在幹嘛？眼前的自己已不是原本的我了，瞬間已不理會眼前的人，即使再怎麼不開心，真的已慌了，轉身就往搭車的方向走人，一直走……一直往前走，很想跑，一直跑……直到我能飛為止，但這是不可能。
  
  
火車上的人潮多，透過玻璃門看著坐在座位上的乘客，他們都安靜的沉睡著，而站著的乘客，則嘻皮笑臉的交談著，我叉著雙手，想蹲下來休息，但空間上不容許我這麼做。一陣寒風竄入我身軀，讓我覺得好冷，但心卻比身軀還要冰冷。
  
  
六、
  
下了別人的列車，已到了陌生的地帶，而屬於我的列車呢？右手緊緊握住行李，緊緊地握住……
  
  
隔一週，我騎著車到了海邊，是偷溜出來的，看見了大海隱藏不了心中的興奮。坐在海堤的階梯上，遙望著大海和天空的交際線，多明顯、多清晰……海風呼呼地吹，吹亂了頭髮，也吹散了情緒。靜靜地望著海水侵襲著褐色的沙灘，那殘留的足跡，一一被海水吞噬掉，被沖洗得不留痕跡。
  
  
我漫步到沙灘的最中央，拿起橫躺在沙灘上的細小樹枝，開始在褐色的畫紙上恣意地塗鴉，畫著幸福的城堡、一隻醜又不失可愛的豬、寫下一堆發洩情緒的字，最後寫下名字……回頭看，那些被我留下的圖和字，全被海水一一吞噬了，吞噬得一乾二淨，悄悄的流下淚，原來這陣子的生活是可以如此快速被遺忘，而我卻耿耿於懷，若可以的話，就隨著這些海水消逝吧！若是手中沙，我願意放開手；若是水中影，就讓這幻影逝去吧！
  
  
回到自己的列車上，又恢復了原本的生活，書桌上的書無減卻增，想要讓自己多唸點書。自由是什麼，短期間我不想去理會它，若我有一雙翅膀的話會更好。下了別人的列車，別忘了、千萬別忘了，要握緊手上的行李，那是最原始的自己。

